

## 第 20 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類·第二階段】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19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10:30

會議地點：文訊雜誌社 B2 會議室

出席委員：向陽、胡金倫、劉克襄、蔡素芬、盧郁佳（依姓氏筆畫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楊宗翰、廖非比（文化局代表）

會議紀錄：林文心

「第 20 屆臺北文學獎」之「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徵文至 12 月 31 日截止，總計來稿 92 件。資格審後，由王盛弘、果子離、廖志峰、蔡昀臻 4 位擔任複審委員選出 15 件晉級決審。2018 年 3 月 29 日召開第一階段（入圍）決審會議，由向陽、胡金倫、劉克襄、蔡素芬、盧郁佳 5 位決審委員，評選出 2 件寫作計畫入圍：謎《滌這個不正常的人》、李屏瑤《同志百工圖》。入圍者各獲頒證書一張及獎金 20 萬元新臺幣。

歷經一年，入圍者皆已依計畫完成寫作。決審委員於 2019 年 11 月 14 日召開第二階段決審會議，評選臺北文學年金 40 萬元的最終得主。會議開始，執行規畫單位《文訊》雜誌封德屏社長開場後，各位委員推舉向陽為主席，主席先請委員們對兩部入圍作品發表看法。

### 入圍作品討論

胡金倫：我將《同志百工圖》歸類為報導或者採訪文學，而《滌這個不正常的人》則介於小說跟散文之間。在第一階段入圍決審時這兩部作品不算完整，讀不出端倪，從現在完成的作品可看出梗概。

《滌這個不正常的人》大多使用第一人稱，偶爾穿插第三人稱。整體文字非常平淡，看似信手拈來的姊弟故事，實則帶出家庭的破碎與不完整。主角或許是有強迫症，跟社會格格不入。而謎對這部作品的創作態度，可能是把書寫當作一個自我治療的過程，裡面也用了很多羅哲斯的心理分析來討論與弟弟之間的故事。

這篇作品很完整，沒有驚天動地的社會、歷史或政治背景，而是用隨意、平易近人的文字關注被社會忽略的族群。不過若是要出版，書名是否應該要修改？應該是可以再討論。

關於《同志百工圖》，我覺得作者能夠完成這部作品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難能可貴。去年3月入圍決賽時曾建議作者在採訪的時候要盡量深入每階層各階級各族群的人物，深入探觸各個受訪者的心靈。這部作品內容分為「半陰處」和「全日照」兩部分，是出櫃與不出櫃的分類，以植物作為隱喻，這個做法滿好的，有「看得到」跟「不被看到」的區別。

讀完之後，我是有一些疑問。作者處理採訪人物的文字能力非常優秀，敘事也很精彩，但各篇之間缺乏連貫性。另外，作者做了不同階層的採訪，不論訪談對象的性別、職業，都會提到他們的心路歷程，但我好奇的是作者本身的反思和如何回應。作者對於這一些族群所遭受到社會整體或差別對待的回應，是否需要在作品中帶出呢？還是，就純粹如同書名所說，完成對「百工」的訪問，以客觀方式陳述即可？就以上幾點來看，作品尚有美中不足之處，殊為可惜。

蔡素芬：我的看法跟金倫類似。《滌這個不正常的人》這部散文作品在試寫稿中，沒有表現層次感。當時我們主要是擔憂內容的重複性太高，因此曾建議作者分章分節，讓敘述能有所表現。作者使用平淡的日常語言，但也能讀到創作的誠意，一方面很想把整個家庭的狀況描述出來，一方面又不斷地質疑自己：「把家裡的事情寫出來好嗎？」

讀作品的前半部分時會覺得，這部作品就是每個人物一直重複出現，不像一般的散文，會分章分節，或者很仔細地把題旨標示出來，當作題目。這部作品的標題完全以人物為主，可是又有來自內在的聲音，是素人的寫法，跟一般散文很不一樣。

作者寫了半部以後，又把作品分別拿給媽媽、「宋」等人看，由他們給予這部作品意見，再把意見都寫進作品中，等於是給人物在文章中自我解釋的機會，這在散文中比較少見到。作者不執著於自己的觀點，把自己書寫對象的觀點都帶進來。在閱讀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作者想讓這些人物都進來參與這部作品，我能接受這樣的作法。

這部作品最後探討內在道德的問題，就是作者應不應該把書拿給滌看。出乎意料地，滌竟然接受了，這使得作品的結尾出現小說的形式。滌在作品最後所講的那句話，我覺得很震撼。那個場景是他們談到植物住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滌說：「它住在那樣小的地方，感覺很可憐。」我不確定作者是不是有意識的處理，但這樣的結尾很高明。整本作品滌都在跟家人爭吵，只有兩處是他自己主動表達意見，一個是他跟姊姊說明

他對這部作品的看法；另一個就是最後講的這句話，投射出滌自身的處境。所以，這部作品有一個很大的主題：「對話」。一家雖然只有幾口人，但就是一個小社會。作者向讀者揭示跟家人「對話的態度」，還有「嘗試瞭解」的意圖。在這部作品中，姊姊嘗試的對話性，在前後都被維持得很好。

這部作品瑣碎的部分是因為被敘述的事件一直都是那幾件。不過，或許真實的家庭就是這樣子。這是一部很私密的作品，而作者要呈現的就是一個私密形成的過程。作者透過書寫整理自身一直壓抑的情緒，進行自我療癒。創作就是為了表達自我壓抑的部分，或是知道自己已經到了一個出口，不出去不行。所以，雖然使用平凡的語言，我認為沒有關係，因為文學語言本來就有很多種，不管是華麗的、直白的。重要的是作品有一個主題在進行，而且讓讀者讀到作者誠懇的書寫態度。在這兩部作品中，我比較傾向選擇這部。

至於《同志百工圖》，也像金倫剛剛所提出的，作品前後無法完整連貫、作者的主要關懷觀點不夠明顯。「半陰處」和「全日照」的比例也不夠平衡。我認為「報導」與「報導文學」不同，假如是用報導文學的角度去談，創作者應該要有一個自己的態度、一個人文觀點。做一個採訪，跟被訪者之間有什麼樣的對應性？應該要能讓讀者從中讀到創作者的思想與關懷的點。

在這部作品裡，作者似乎比較著重事件或人物本身，雖然訪問了很多人，但每篇的格局都差不多、同質性高，圍繞在出櫃與不出櫃之間、如何跟家人說明、出櫃前後的不同等等。較難表現作者對於所採訪的對象、事件的態度與觀察，想要表現的人文價值與觀點是什麼。

盧郁佳：我讀完《滌這個不正常的人》以後的反應，真的就是像書中的滌一樣：「啊，真的是小說家。」我原本以為作者要處理精神病議題，後來發現，原來這個弟弟看起來不正常，但其實他頂多就是強迫症。作品本身的向度是非常豐富而深刻。雖然是家庭史，卻能帶到報導視野之外，作品中的爸爸，曾經去臺南種菇，去過多明尼加後再回來，看似簡單的敘述，卻可以看到臺灣經濟發展的變遷，給予讀者一個新鮮的視野。作品中提到爸爸開了屏東第一家彩色沖印店，我想了一下，爸爸才六十歲，所以屏東是九〇年代才有第一家彩色沖印店？這個角度的歷史觀察跟我們以臺北為中心的視角，是不太一樣的。

這部作品的關懷不像我當初所假設的，而是從鮮明卻難以理解的「滌」這個人物形象，去拆解一個家庭原本無解的謎團。例如，滌堅持搬家一定要用手搬，所以媽媽只能夠陪他一箱一箱地徒手搬。這個家庭好像是個黑箱，好像所有能得到的資源，從清朝到現在都沒什麼差別，像是有一堵高牆，現代化的知識跟技術是灌不進來的。謎引進了拆解的技術，透過宋老師跟羅哲斯的心理學去拆解這個謎團。這部作品的文學手法可以讓讀者領略到作者彷彿放大了事件，可是這些事情，也可能在我的家庭、我的身邊發生；讀者也可能會因為事情無法控制而感到焦慮。或者可以說，讀者很能夠投入角色當中，就像《紐約三部曲》，一個平常人的生活踩空了，就會陷入流浪漢的處境裡，沒有力量爬出來。但這個家庭卻又有一些能力，可以去安撫、適應或忍耐。於是在這個看似搖搖晃晃，卻又牢不可破的平衡之下，作者很有層次地注視著整個群像，先從母女關係的糾結開始，而這段母女關係又為姊弟關係投下張力。因為媽媽沒有能力，所以期待姊姊去跟弟弟講話，姊姊卻又感到憤怒覺得：「滌就是不講話啊。」再透過這段張力去回看謎自己跟伴侶相處的關係，這樣一層層地觀察與反思，塑造人物內面的質地。

作者先透過這樣的方式深入、創造，再透過書寫進行對話。例如把稿子給媽媽看，可是媽媽看了以後說：「不是這樣的」、「其實爸爸很負責任，他也很努力，做得也很不錯，只是我們賺不到錢」等等。更讓作者驚訝的是媽媽想澄清的是，她不只是買便當給兒子，她每次都要買兒子喜歡的東西，還要注意時間不讓食物冷掉或糊掉，她都很精心地投入。而且她也很愛爸爸，透過準備晚餐去愛兒子。這些都讓人覺得栩栩如生，因為所有的元素會互相扣連。這部作品在情緒上，其實有著藝術作品的安排：前面先布下無可預測、懸疑、挫折、困難，後半部再很有信用地一一償還，把你擔心的、害怕的都還給你，在急轉直下的劇情中得到解決。

雖然文字看起來平實樸素，但劇情動態進展得非常快速，有歐洲電影的寧靜、明亮與概念上的尖銳。我本來以為作者要談精神病患如何與這個快速、敵意、不耐、陌生、無知、刻板印象的社會磨合，結果談的卻是每一個家庭都可能存在的問題。作者指出一條路，透過知識、技術跟作者自身敏銳感性的介入，可以把家庭的問題拆解到哪個地步，可以為這個家帶來一線曙光。我覺得這部作品很厲害，讀者可以從這部作品得到很大的幫助，反照自己的生命與家庭關係。

乍讀《同志百工圖》會很驚豔，因為採訪的對象多樣且豐富，可以快速

地鳥瞰大量人物的生活。但也是因為它如此的豪華，有太多的線索，原本是悲喜交織的生命卻因為太快速，反而容易被忽略，來不及反思跟深度的注視。這些生命經驗充滿了勇氣，可以提供大眾跟同志族群一面鏡子，去看見同志族群群體的面貌，讀者想要更瞭解報導的對象。

作者選擇的樣本數量非常多，每篇的篇幅都非常短，我不太明白為什麼要取這樣的角度。好像就是《蘋果日報》專欄「人間異語」，分別呈現一個一個特殊的人物。可是作為一部完整的作品，我們期待能有一個問題意識，去深入探索及挑戰切入，做出更深的凝視。例如，從爬梳這些人的生命經驗得到一些線索，探討為什麼社會大眾恐同？是什麼樣的人因為什麼樣的原因而恐同？如何去拆解、如何去療癒這些傷害？目前已經有很多類似《背離親緣》等作品提供讀者去下刀與發展的視野，所以我會對這樣的作品有更多的期待，希望能夠再往前，可以有勇氣一點，再往前多推一點的感覺。

劉克襄：這兩部作品在入選時，已經預見到會面臨的障礙，而評審們當初的擔心，兩位作者好像也都一一兌現。我先談《同志百工圖》，在這四十幾個人物的篇幅裡，作者好像先對自己設下了文字的限制，每篇大約都是一千五到兩千的字數。在這樣字數裡去描述一個人，很容易只是表象的敘述而已，這樣的敘述只讀一兩篇的話，還可以當成單篇的小品文來理解，但若要當成報導文學的話，就好像要踏上一場長途遠征，卻在一開始就沒有足夠的補給。

如果作者只寫三個人，然後讓讀者看見同志在社會中所呈現的多樣繁複樣貌，還算成功；但是四十個人卻寫得像三個人，就顯得過於單一。而且我建議作者能打破原有的創作形式，把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重新擬組形式，才不會浪費這樣一個好題材。

當初冒險投票給《滌這個不正常的人》這部作品，作者好像也是冒險完成。先談這部作品的優點，作者用一種聰明的敘述來切入弟弟的狀態、家庭的問題，從第一篇到結尾，我都很喜歡，也有達到當初的期待。

第二，作品呈現一種「不完整的完整」。讀者不一定要從頭閱讀，隨便挑一篇讀也會很享受其中的氣氛，直到最後都持續地保持這個風格，也沒有要刻意完成作品。雖然慢慢讀能夠發現作者精心的設計，但就算忽略那些，跳躍著閱讀還是很好看，這是很有趣的地方。

第三，作者的書寫明顯是一段自我療癒的過程。但我比較重視三個部分：一個是無法進入社會的人，就是滌；再來就是反社會的人，就是這位姊姊，要注意這個「反」不只是「反對」的反，而是「反省」的反；最後就是這對姊弟的爸媽，非常地社會化。這種進出社會的書寫，作者能一直維持在不愠不火的基調上。臺灣這幾年來，像入圍金馬獎的《陽光普照》或一些電影，都是用這種方式來處理家庭或社會形勢，這部作品也呈現這樣的狀態。

第四點我從形式切入。剛剛素芬提到這篇作品裡有著小說形式上的創新，作者還把「文學年金」這事都寫進來，很認真地討論得獎的困惑，或是討論何謂書寫等問題。我有點不曉得怎麼去面對這種寫法，我從來沒看過這種書寫方式。以上是我給這篇作品的四點肯定。

再來是我比較不喜歡的四點，希望提供給作者參考。首先是「自語」，一直停留在同一個地方，不斷重複，加上文字不夠好，顯得拉雜囉唆。這種「自語」就形成一種閱讀的障礙，很難開展新的可能性。

第二點也跟「自語」有關，一直在重複自己的辯證，無法跳脫，也沒辦法把滌這個主角寫得更立體。雖然用不同的形式來寫，可是我一直期待隨著書寫的推進，出現一個更立體的滌，卻沒有做到。

第三點是文字不夠好，這剛剛已經提過了。最後就是，「作品中的現狀」跟作者「獲得年金的現狀」有著大量的連結，也就是說，作者寫一寫就會跳出來發問：「從拿到年金寫到現在，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達到要求？」這樣的連結，當然無可厚非，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形式，但我還是希望讀到一種喜悅或者某種可能。雖然在做法上我能接受，但作者仍是停留在後設的層次，我一直期待作者藉此帶出更大的東西，或者其他可能性，但卻沒有讀到。

向陽：我自己對《同志百工圖》本來是有很多期待，尤其最初看到寫作計畫的時候。在這個年代裡，假如有人認真去找了出櫃或者不出櫃的同志，進行深度採訪、側寫他們的生活，是能夠回應整個社會，那是很有意義的。而現在的成品，就如同大家剛剛所講的，很可惜。

其中最可惜的是在於形式。它是由單篇人物自白所組成，沒有連串、缺乏主旨，也就缺乏動人的力量。要寫報導文學或者非虛構，必須先有一個目的，或是一個想處理的矛盾與問題，作者應該要先表現這點出來。

我認為，作者只要寫四到六個人的故事，貫串成十萬、二十萬字的故事，就會非常動人。但採訪的話，還是應該要採訪一百個人。

蔡素芬：要訪問這麼多人，光是搜集個案就要花很多時間，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向陽：對。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會期待這部作品的未來。因為作者掌握了這麼多的人物自白，跟社會有很多的對話機會與空間。只是，以目前的作品來說，我們所看到的彷彿是一張張的黑白肖像，但缺乏（背景）景深，很可惜。不過，作者的文字與文筆以及對同志圈的理解，都還是很值得期待的。我的建議是，從非虛構的角度，與其詳實交代一百個人，不如找出典型人物、非典型人物，相互穿插加以編織，整篇作品就會亮眼許多。

《滌這個不正常的人》，「滌」就是弟弟的意思，這是作者聰明的地方。我在讀的時候覺得很有趣，作者特意用後設的方式，把作者自己及家人通通都納進去。例如把拿到「文學年金」的事寫進去，寫完還給家人看，再把家人的反應都寫進去。最後姊姊跟弟弟對話的部分，是一個和解的形式，凸顯同情與理解。這是優點。而在形式上，也讓散文讀起來像小說。

各位評審前面都有提到缺點，我也覺得敘事很瑣碎。假如情節不要重複，情緒方面也能跳脫，會是很精彩的小說或散文。再來是那些辯證的部分，都不提也沒關係，反而會有懸疑的效果，讓讀者更想看下去。但作者把心理學名詞、心理學家都放進作品，而且放進來以後的處理粗糙了點，是很可惜的地方。有關心理學的部分，可以通過描述來呈現。不論是描述人物的表情、動作或是對話——尤其作者的對話寫得很好，家庭場景的描述很鮮活，若是能透過描述而不是套用理論，會更精采。不過，作者採用的方式也讓我看出，這篇作品的特質就是「真誠」。

## 綜合討論

蔡素芬：我想補充剛剛提到《滌這個不正常的人》素人寫作的部分。我認為，作者不是有經驗的散文書寫者，所以無法整理自己內在的質疑部分，只能用直白的語言書寫：反覆地回到家裡、跟家裡人對話，敘述得到「文學年金」之後的過程，而無法像一個有經驗的散文書寫者，適度地修飾包裝書寫的必要性。但這只是讀者接受或不接受的問題。家庭本來就是很為難的題材，涉及家人的脾氣、職業等等，作者的誠懇在於一邊書寫一

邊自我檢討，也有很多筆記、日記的形式，我認為這是創作者可以選擇加入的。作品中的姊姊與弟弟都很強調思考性，差別只在姊姊可以進入社會，而弟弟無法進入社會。

劉克襄：我喜歡《滌》的結尾，讀起來有些感動，處理方式沒有壞掉，整體的氛圍很正面。

蔡素芬：對，但裡面還是有很多東西無解，作者也很誠實地告訴我們了。

胡金倫：包括作品裡面提到的「孤獨」。或者像素芬所說的「敘事的包裝」。作者可以用很美化的方式，去寫得到「文學年金」這件事，但作者卻選擇誠懇地告訴我們：「我就是不包裝。」當然，我不曉得這究竟是誠實，或是作者有意為之的書寫策略。

蔡素芬：關於人物立體化的問題，作品中所有人物的真實名字都是隱藏的，包括作者自己。我猜想作者會不會是為了呈現家庭中的某一種人格？

劉克襄：對，可是我們會發現，他們家可以接受這樣的書寫，光是這一點就很有趣了。我還很好奇，作者把得到「文學年金」的事情寫進來，大家會覺得這個後設的寫法，到底是刻意為之想挑戰評審？或者就是所謂初寫者的誠實？我一直覺得作者是很有意識的，而不是所謂的不懂包裝。

盧郁佳：羅哲斯的諮商理論中很重要的是「在場」。我今天跟案主在溝通的過程中，有什麼困難、挫折、心虛，全都要講出來，才可能讓這段關係有療效。

向陽：要讓對方感覺到你是真誠的，不是在說謊。

盧郁佳：對。所以我認為作者的價值觀是必須坦露對獲得「文學年金」的想法，跟讀者之間的關係才會產生療效。

胡金倫：或許對作者來講，得到「文學年金」也是一種壓力。我猜作者可能一方面很想得到年金，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壓力之下，就很誠實地全都寫進去，而聰明的作者不會全部寫進去。

蔡素芬：如果就散文而言，寫日常、寫生活、寫真實，作者心裡有壓力，很掛念「文學年金」這件事情，把它寫進來，我不會覺得不妥。要是沒有通過第一階段，沒有先拿到二十萬，作者大可選擇不寫，或寫到兩萬字不想寫就算了。但入圍了就必須寫，入圍本身就是一個繼續寫作的理由。而



且這篇作品就是必須袒露自己最真實的狀況，才能進一步去寫家人的心理狀況。

向陽：作者非常誠實。

胡金倫：關於《同志百工圖》，我覺得向陽老師剛剛的建議很好。在寫法上，可以安排五位左右的主角，在其中穿針引線，把其他採訪的人物帶進去。

向陽：現在這部作品的狀態比較像是採訪稿的整理，後續應該可以把這些當成素材、持續創作的來源。訪問的樣本要很多、來源要更豐富。非虛構容許每個角色之間相互連結，用三到五個主角跟整個社會連結與對話，會很精彩，而且也容易讓作者寫出自己的觀點。單篇的採訪稿，作者自己會進不去，比較可惜。

### 投票及票數統計

向陽：現在進行投票。由於這次只有兩部作品，採圈選方式。可以空白，代表從缺。

### 投票結果

謎《滌這個不正常的人》，獲得四位評審圈選。一位評審未圈選任何作品。

投票結果經評審委員確認無異議後，謎《滌這個不正常的人》選為第 20 屆文學年金得主。

### 會議結論

決審委員一致認為《滌這個不正常的人》是一部情感真摯的作品。作者以樸實的文字深化了家庭書寫的題材，藉由描述一位無法進入社會的弟弟，勾連出三位家庭成員之間的生命傷痛。作品呈現一種非常態的私密情境，卻能藉由高度的自我坦露而在情感上喚起讀者的共鳴；並且透過後設的書寫技巧，讓作品中的人物同時回應、參與創作。評審們相當認可作者誠實而不失敘事策略的組構方式，於此已然實現療癒書寫的企圖，同時也深化作品的文學價值。

《同志百工圖》採取非虛構寫作的方式，由作者搜集訪問數十位同志，讓讀者可以鳥瞰其生活狀態，但也因為線索太多，反而容易忽略每一個生命所擁有的獨特的生命樣貌。評審皆肯定作品本身所涵納的社會意義並稱讚作者的文字技巧，也認同要在短時間內搜集且採訪這麼多數量的人物，是一項耗時且龐大的工作，實屬不易。然而作品缺乏連貫主軸，無法充分表現作者的問題意識與關懷點，作品

缺乏動人的力量，甚為可惜。評審認為，作者若能再擴大訪談數量，並於其中挑選重點人物書寫，穿插編織不同的生命故事，開啟與社會對話的面向，作品將精采可期。